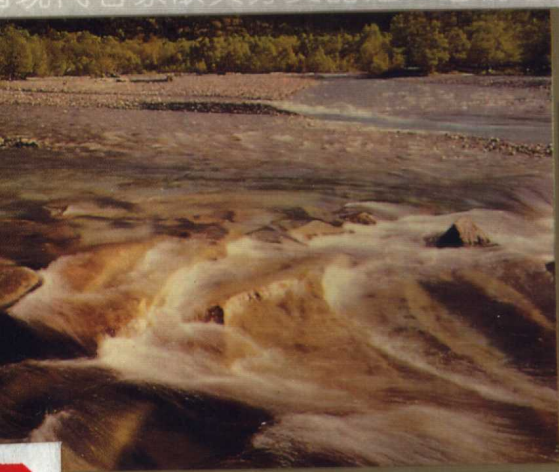


爱河奔流

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
马相武点评

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恋情卷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恋情卷

爱河奔流

曾庆瑞 赵遐秋编选

马相武点评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周 平

封面设计:孙凤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河奔流/曾庆瑞,赵遐秋编选;马湘武点评.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7

(中国现代名家散文分类品汇;恋情卷)

ISBN 7-5006-1633-3

I. 爱… I. ①曾… ②赵… ③马… II. 散文
—中国—现代—选集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3020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河北省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10.25 印张 2 插页 150 千字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8.10 元

卷首絮语

倘若把《爱河奔流》作为文学批评的标题，我们会略感拘谨。当我们把这里的抒情散文只看作散文、情书时，便很容易读出映入泪痕中的爱，激越之潮流，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以及个性主义的张扬等。

五四以降一代人曾崇奉的个性主义不仅属于情感世界，从根本上它具有肯定一种新的社会分工的进步意义。它否定当时的社会存在是外在于社会成员的实在，肯定自由个人的竞争和发展及其有利结果，赞美和呼唤社会的进步，从而赞美新的分工，赞美人及人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化乃至人们之间情感和个性的差异。在个人权利中，爱，无疑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从这卷抒情散文中，不难发现爱情这种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专属男女之间精神领域的情感，已经被赋予了社会目的：关心个性及其情感的完整性、独立性和自有性。抗争由此发生：向着社会，向着死亡，向着世俗，向着非爱情功利，向着沉沦和逃遁，向着……。这种激烈的爱的追求和抗争作为时代精神，成为那一时期的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思想及感情的特征之一。

这卷抒情散文中所表现的理想类型，自然地出现在各抒情篇章里。从中不难发现，从抗争和追求中流露出悲苦是普遍的情感模式。其次，从真实性的角度看，作者所抒发的爱，构成这些散文的一种“特质”，而不是把这些篇章当作本文时所呈现的“关系”。这些抒情散文在爱的命题与证实这一爱的命题的事实、境遇及事态之间，是一致的。在阅读中，读者可以发现爱情的真实意义，感受到恋人（抒情主人公）对恋人，或恋人（抒情主人公）向读者述说爱的意义的真实条件。这些情书（抒情散文）向读者展示了这种真爱所处的环境，并让读者在痴迷和沉醉中给予正确的肯定。由此，读者相信真爱是这些恋人之间，这些情书之间，乃至情书与第三阅读者（我们）之间的一种凝聚关系。

爱是人类一个宏大的主题。它在自己浪漫的行进途中，总是伴随着失落和沮丧感，从而把幻觉或空想作为补偿知觉力的模式。从这些情书（抒情散文）中找到幻觉或空想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爱的故事、幻想、神话中，有哥德式、浮士德式、普罗米修斯式、天仙配式、牛郎织女式、才子佳人式、英雄美人式、梁山伯祝英台式、糟糠敝帚式等不同倾向。从民族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爱，到浪漫主义、个性主义、新柏拉图主义、苦恼的虚无主义的爱，爱的定义又是极为宽泛的；而且如同一种风格或一种哲学

一样，爱还是一种世界性的感受。有时爱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唯我论色彩，有时又以疏远和空想为显著标志，有时还标新立异地升华出一种折衷主义的新世界观，爱甚至还会推卸被它网住的恋人自身理念以及他（她）在世界中的作用。我们在此建议读者把这些情书（抒情散文）当作一种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的范例。它们代表了一种类似于幻想和幻觉的思维类型，这种思维过于受某一目标或愿望所支配以致无视、否认或歪曲了有关的现实和境遇。在恋人中，在本书出现的抒情主人公中，这种思维极为普遍。在本书特定的主客体关系中，现实的歪曲恰好是对歪曲的现实的正确批判和有力否定。对于书中恋人爱的精神状态，我们无法直接地、内省地去感知，但必定会从其言语和行为中，从其在情书的话语中，对那些可感知的表现去推断、揣测。毕竟，爱的精神是一个不同于构成其历史的思维和经验的实体的存在，并不仅仅单纯是爱的经验的有联系的总和。如果读者在本书中感受到一种坚持使爱的选择和爱的精神及其行动走向极端的倾向，那恐怕是不足为怪的。在那个时代，激越的爱情常与对现状的抗争和对社会变革的呼吁同时出现；在作家、艺术家那里，往往又伴随着对包括抒情散文在内的文学艺术领域确定的传统和陈规进行挑战的倾向。

目 录

一

田 汉	从悲哀的国里来.....	1
	荆棘之路	21
石评梅	天辛	28
	涛语	33
	缄情寄向黄泉	62
	我只合独葬荒丘	70
	肠断心碎泪成冰	78
	梦回寂寂残灯后	85
	墓畔哀歌	92

二

徐志摩	致陆小曼书信选	99
	日记选.....	120
蒋光慈	纪念碑(节选).....	144
郁达夫	致王映霞书信选.....	165
朱 湘	寄霓君.....	193
庐隐 李唯建	云鸥的通信(选).....	205

萧 红	致萧军书信选.....	247
闻一多	家书·给妻.....	265

三

朱大枬	少女的赞颂.....	276
魏金枝	祭日致辞.....	280
应修人	不留名字的爱我者.....	289
陈翔鹤	悼——.....	291
朱自清	给亡妇.....	305
一 文	残梦.....	314
缪崇群	花床.....	317

田 汉

从悲哀的国里来



一 离乡的滋味

“黯然消魂者别而已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也要等待你年纪大了一点，尝过了些人生的滋味，你才真正了解它是何等黯然消魂的事。不然也就不觉得怎么样。

民国五年秋，我在长沙师范毕了业，许多朋友都打点去当教员，我算是特别幸福，可以不必到教育界去 Struggle for existence(竞存)，反有到外国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因为我的三舅父梅园先生被任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要带我到东京去进高等学校。我听了这种命令时，赶忙和家人一起清检行李预备起程，又跑到那些相契的朋友那里去辞行。我动身前的几点钟还在吕铸嘉兄那里呢，随后回家别了母亲、兄弟、舅母和已有婚约的漱瑜，随着三舅于八月一日晚上搭沙市轮船动身。我这时心里充满了小孩子的

欢喜，充满了宗懋式的雄心，充满了诗人的想象，毫不觉得“别”这个字含着何等甚深意义。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长沙。

第二次离开长沙在民国八年，也是一个秋天。我从东京归国，在上海会了三舅，便回长沙。一回长沙，便使我理会得第一次离开长沙的意义了。我的同学死去了好几个，有的病亡，有的被兵匪杀了。在省城时，长好和黄衍仁、汪铁士到他家去谈天的吕铸嘉，我第一次离开长沙的前几点钟还和他相约将来如何同到欧洲留学的吕铸嘉，早已于半年前害了癆病死了。因为我在报上做了一首长诗追悼他，一天在街上遇了他的父亲，他老人家那惨淡消瘦的面容上还含着微笑向我道谢，我那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寻不出话来慰藉他老人家。

还有惨过于此的，便是我的七叔七婶之死。我的七叔和九叔本在乡里种田，因为当时有许多人到江西某地开垦，回来的都把那地方说得非常好：地价如何便宜，开垦事业如何有望。也是因为湖南那几年收成不好，生计艰难，所以我九叔便邀了七叔变卖了所有的家具，携了家小，千山万水的走到江西。不想天不从人愿，冒万苦千辛，披荆斩棘地刚垦了半年，这些移民当不住那山岚瘴气，十人九病，我七叔便也病得不堪。因为病了，更是不名一钱。我七婶总算竭尽心力的在看护他，不想一天因为煎药偶然失慎，那小

小的茅房顿时着了火，我的七婶赶忙把七叔从床上扶了出来，七叔因为还想到茅房里抢一两件东西，拼命地又跑到火里去，不想他老人家刚进去，茅房便倒了下来，我那可怜的七叔，便烧死在离乡千数里的江西了。

七叔死后，七婶从江西归乡，后来改嫁到某家，却因张敬尧祸湘，到处兵匪纵横，七婶因为要避免兵匪的污辱，和他家的姑嫂一并投在塘里自尽了。如是我七叔夫妇俩人，便一死于火，一死于水。

亲类中的惨事，不一而足。最使我伤感的便是我姨妈之死。我常说我的外祖母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代我三舅讨了一个好妻子，一件是代我姨妈配了一个好丈夫。她老人家以为这“男婚女配”是尽了她老人家的爱儿女的心，不知却是替他们预定了一条黑暗的、死的路程，叫他们一天一天非向那条路上走去不可。我的姨母的结婚生活中似乎不曾感过什么幸福，她只望生一个男孩子，将来大了也替她出出气。谁知也是天不从人愿，一连生了四个女孩子，直到后来，总算毕竟生了一个男孩子，但她腿上生了病，又没有好的医生替他诊，后来烂穿了七个洞，便于我外祖父家的西厢房里，断送她那三十年间的黯淡的生涯了。

这些惨事本来很够我觉悟人生的滋味，不过究竟死的是朋友、叔叔、婶婶、姨妈，于一个正在饥求着

爱的甜味的青年，有什么多大的打击？世间有许多不幸的事，但那些究竟是降在别人身上的。我们却是运命的宠儿，但能于梦一般的幸福生活中，对于不幸者表深厚的同情便够了。所以那年八月中秋前，我为家人所送，冒着潇潇的晚雨登一小小轮船时，我的心里也不觉得怎么难过，并且还希望那船越开的快越好，因我带着漱瑜妹同行，而她的出门是没有得着她的祖母和她的母亲的同意的。这次旅行，虽是一种冒险，但实是我有生以来最甜蜜的旅行。我们都商量着将来的梦，对于故乡和亲人的留恋之情是很轻的。这是我第二次离开长沙。

我本不想这几年有机会到长沙去的。我和漱瑜都因为梅园舅父在长沙为豺狼所害，而此等豺狼尚盘据长沙，豺狼一日不去，我们是不回去的，所以我们宁可把母亲弟妹接到上海来住。不想去年漱瑜在沪染病，误于庸医，日益衰弱，她急想归乡调养，莫奈何只得送她回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外祖母危笃之报，急欲归乡侍疾，便带了小孩子一起回去。可怜从上海动身，经过无穷的辛苦，无穷的危險，费去了三个多月的日子，才算勉强把她送到了长沙。在长沙乡里又住了三个月之久，只望她早占勿药，重登幸福的旅途，谁知运命的女神对于她的宠儿，亦无所假借，竟于去年末夺我漱瑜而去！我才知道“不幸”这件事不是单降于某种人的，是可降于任何人的！不是单降

于他人的，是连我也会遭遇的；我们不单是他人不幸的同情者，有时也是需要他人同情的不幸者。去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黄昏，距我漱瑜之死的六点钟前，我从城里跋涉七十八里之长途，奔回我外祖父的家里来看她的病，她那时已经是病骨支离，欲哭无泪，坚嘱我莫离开她，要我送她的终。我说：“我今天心里很宁静，我确信决没有那回事。”感觉得运命的严肃的她，冷然的说：“咳，我最初也确信决没有这回事，像我们在东京确信我爹爹决没有遇害那回事一样，但是我的许多确信都次第打消了。”我又说：“你放心罢，上帝决不会轻易把你召去的。”意思是上帝还得使你在世上多受些苦难，不肯轻易解除我们的责任。但是漱瑜毫不感觉得安慰，她绝望的说：“上帝要召我们去是很容易的……，你今晚务必要送我的终。……我今晚死了是幸福。”我听了她的话，虽然心里像刀也似的割，但我仍是确信决没有这回事，至少隔那“不幸”的距离还远。所以我外公坚劝我去睡觉时，我也和衣睡了一会。谁知我第三次起来看她，并依她的意思，扶她起来斜卧在我的右臂时，她竟在我的怀里长睡不醒了。我那时的心里仿佛遇着迅雷疾风，山崩海啸，只觉得宇宙的威力之不可抗，只觉得渺小短促的人生之无意义，只觉得运命之绝对的严肃。啊，严肃！我们曾否严肃的观察过人生？曾否严肃的创造过甚么艺术！不！不曾有过这事，因为我们总以为

不幸究竟是他人的事，究竟轮不到我们俩！

第三次离开长沙却是这回的事。在长沙的愁惨的空气里呼吸了将近一年，到了非离开长沙不可的境遇，年不过半百而白发如银的慈母虽然十分不想我离开长沙，但看见我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有走的必要，所以也只好让我走。

行李都已搬到城里去了，好就近搬到船上去。吃完了早饭，便同三弟到城里去找开汉口的船，有什么船便搭什么船去。母亲先说要同进城去送我的行。我们说：“不必。”母亲便抱着我那可爱的孩子海男——
“喂哟，海男啊！我是多么爱你，多么不能离你，爹爹写到这里，眼泪滴了一纸呢！——送到门前路上，她老人家站在一棵松树旁边，嘱咐我们一路好生保养，又特别嘱咐我“以后别那样喝酒”时，我那孩子似乎也感觉得他爹爹此次进城和往常不同些。他并不嚷着要“爹爹买些条丝糕回来把海男吃”，却在她祖母怀里闷闷儿的，做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大约是他的冬姑妈告诉他“爹爹同三叔到上海去了”吧。我们走到那松林里时，早听得海男哭起来了，一直走过那松林，还听得海男在那里哭。我听了他的哭声，想到长眠在枫子冲头的他的母亲。喂呀，漱瑜呀，恕我没有到你坟上来辞行。我是何等想来哟，但又是何等不忍来啊。我吞着带咸味的眼泪，一声也不响，撑着伞，只是走，走到新刷了粉的白皮靴上面飞满了很厚很厚的

黑尘，这才对三弟说：“水又退了许多呢。”因为已经到了湘水之滨了。

二 梦里的故乡

从青年会里别了柳、罗两君，和赶来送行的诸位朋友同到船上时，已经八点钟了。船小人多，房舱又恰在火舱侧边，蒸闷得不堪，一时头上汗如雨下。只得重偕他们上岸，在江边立谈。谈起这半年间的影事，又谈到将来的计划，杂着又说了些笑话。站在江边警戒的兵士，等着接河江生意的车夫，在码头上卖水果的小商人们，听得我们时而笑谈，时而叹息，都睁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们。我们谈到差不多要开船的时候，我五弟也提着篮子赶了来，我嘱咐他发愤读书，并且要他赶快下乡到妈妈那里去。因为妈妈骤然离了她两个儿子，心里一定寂寞得不堪，何况又在一番人生的悲哀以后呢？我和送行的诸位好友一一握别了，五弟同九叔重又送我上船，船本说晚上九点半钟开，但直到十一点钟才开，所以他们谈到很晚才去。后来汽笛一声，卖水果吃食的人都上了岸，这才听得机声轧轧，轮身打了个大兜转，向湘水下流直驶，一时水声震耳，清风飘衣，蒸闷之气为之一散。这总算真离了长沙了。我和同行的三弟、叶鼎洛君坐在船边的石凳上，手攀着铁栏，望着夜雾迷茫中的湘水，望着万家灯火的长沙，望着新由云中出来的半圆

的明月，像都引动了各人的愁绪，相对无言，这时的情境，正所谓“晚风叹息白浪吼”(The nightwinds sigh, the breakers roar)，我低吟着拜伦的《去国行》(My native land good night!)，不觉泪下。船行极慢，只听得船两边竹篙打水之声，与报告“四尺五”、“五尺”、“五尺一”、“五尺三”……之声。夜越深，水也越深，风也越冷，他们也不打水尺了。我们劳苦了一天，昏昏思睡，便下到舱里去寻找我梦里的故乡。啊！故乡，当于梦里求之耳！我们去年不是为求故乡而归的吗？去年在南通时，友人左舜生兄劝我们归上海，我们不是厌倦上海的喧嚣，想要到我们的故乡求暂时的安息吗？我不还引着威廉·易慈(William Yeats)①《银泥斯瑚理之湖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的首章：

好，去吧，到银泥斯瑚理去，

到那里去用泥和树枝建一间小屋；

去栽九块豆子，养一箱蜜蜂，

独在那蜂声嗡嗡的山径里享人间的清福。

来表示我们的忆乡之情，婉谢他的劝告吗？但我们一回到我们的“银泥斯瑚理”时，才发现我们还是异乡人。我们带的钱，在路上都用罄了。口称回去，其实无家可归。我们祖上留下来的唯一一栋房子，就是我

① 今译“威廉·叶芝”。

的诞生地，早已卖给人家去了。我走那所房子面前经过时，几乎不曾哭出来，因为连我小时候攀援过的那些果树都被新主人砍掉了。我们“上无一尺天，下无一尺地”，却到哪里去找泥和树枝建小屋，更到哪里去栽豆子、养蜜蜂呢？我们后来只好都住在外祖父家里。漱瑜在养病，我们便在山里捡捡柴，舂舂米。我外祖父家里本来养了两大箱蜜蜂，平常每年要出十几斤蜜，可巧自从我三舅被刺之后，那些蜜蜂子都跑了。所以漱瑜气喘的时候，想要弄点蜜给她润润肺，得托人四处去讨，在平常是用之不竭的。乡里人都说，蜜蜂跑了主人丁不利。不想漱瑜果然也应了蜜蜂的预言，一病不起。人生不过数十寒暑，无贵无贱终于一死。她虽然不曾如她自己和我的愿，多做得一些事业，多过得几天畅快日子，但她总算归了故土了。最难得的是她死时所睡的床，便是她生时所睡的床。更难得她葬在她二姑妈即我二姨妈旁边，也可以不寂寞了。我有一晚梦见读她寄给我的诗，醒来也做一首：“是耶非耶谁能保，梦中忽得君诗稿。倦鸟欣能返故林，小羊姑让眠青草。平生好洁兼好静，红尘不若青山好。只怜尚有同心人，从此忧伤以终老。”她算倦鸟似的宿在故枝上了，小羊似的眠在青草上了。但我于她死后虽在生我长我的故乡生活了半年，却依然是个异乡人，依然是“上无一尺天，下无一尺地”，依然天天感着精神上生活上的不安。我的故乡人，爱我